

# 我的母親

高 玉 樹

慈母李太夫人，諱市，以遜清光緒十九年卽公元一八九三年，誕生於臺北府淡水縣，錫口庄頂東勢，卽今臺北市松山區，南京東路五段，西松國民學校前之李厝。

其時，李厝地方四周尙屬田疇原野，四顧遼闊，皆務農之家，唯外祖父李公諱思，立志經商，外出買遷，漸有居積，於日據時代，鼓足勇氣，遷入日人羣居之城中區，卽今博愛路，當年爲撫台街，乃自北門進城之幹道，清時巡撫衙門在今中山堂故址，爲台北中心繁盛地帶。

## 家道中落獨擇家計

太夫人以十七歲來歸，與先父清河公結褵。

高家曾祖父挺定公，時爲日制台北州汐止支廳官派區長，相當榮顯，堪稱地方名門望族，家營糧

商，頗有積蓄，自福建購運巨石磚瓦，並聘師匠，在今松山區延吉街興建大厝名爲源泰居，炫耀四鄰，太夫人來歸時，區里轟動，稱爲盛事。

曾祖父逝世後，祖父烏頭公经商失利，負債纍纍，田產大部抵償易主，家道因之中落，環境日形艱困，先父賦性惇良，興家無策，慈母不忍的

弱稚有虧教養，束脩不繼，遂脫簪珥首飾，嫁時粧奩，遷居市區大稻埕，貯屋而居，購勝家縫紉機一台，爲他人成衣，以謀收入，撫養子女。時

玉樹年幼，常見慈母踏縫紉機至深夜，機前僅懸

一小燭光燈泡，冷月淒其，機聲軋軋，幼小心靈

，已知慈母茹苦含辛，全爲兒曹養育，深受感動

。慈母一肩承擔家計，除因偶故有賴外家支援

外，皆獨力自持，茶羹自甘。時先父清河公遠在

樹林公賣局酒廠供職，每月回家幾次，因無特殊

技能，收入有限，無以爲助。其間慈母五易其居

，營謀生業，無異孟母三遷，其慈心良苦，實爲

人之師表。

玉樹時唸國民學校卒業，當年台北公立中學

## 兄弟姐妹各有所成

著名者有六所，尙無大學，獲錄取極不易，台籍

一百人之中，不逾十名，玉樹徵辟，考取州立工業

學校，卽今台北工專。爲減輕慈母負擔，遷至博愛路外祖父經營之五金商店以居，於上學時間外

，幫忙店務。如是五年，工校畢業，投考當時總

督府遞信部求職，同考者八人，其中七人爲日籍

，皆獲取，獨玉樹一人爲台籍，似以此理由，被

親

擯諸門外，玉樹民族意識，憤然興起，立志東渡

，繼續深造。此時，慈母原以玉樹應謀一枝之棲

，以助家計，但見玉樹發憤立志求取上進，決心

堅定，慈母轉而鼓勵玉樹，含淚言曰：「汝應該

自己奮鬥，家中事不必顧慮。」此乃五十餘年前

， 在暗弱燈光下，慈母熱淚盈眶，對玉樹之訓勉

，迄今猶歷歷在耳，永難忘懷。故玉樹到東京後

，自始至終，刻苦自勵，勤奮不懈，經過若干困

頓，卒能考進早稻田大學，半工半讀，完成高等

教育，其精神力量之源泉，皆得自慈母訓誨與感

召，慈母愛玉樹之宏恩，浩瀚無際，從來不反對

玉樹之意志，迄今思之，慈母秉我國傳統之美德

，發揚母性之光輝。

### 親母的我

北市體育會常務理事，繼續爲社會服務，四弟玉坤，因家庭無力支持其求學上進，國民學校後，隨二弟進入成衣工廠，亦習爲師匠，後來兩弟得前空虛，情商過繼，吾母念其懇摯，慨許之，五弟以是遂爲楊家嗣子。

玉樹有一姊三妹，及兩養妹。大姊招治，適謝，生五男，皆大學畢業，且爲高材生，其一爲化學博士，一留美爲大學教授。二妹罔，適張，生兩男，一在聯合國勞工局奉職多年。三妹環，適葉，四男二女，其一男在美任教。四妹要花，適黃，兩男一女，皆留美深造博士課程。此外兩養妹，一名阿免適黃，已故，遺一男一女。另一名寶蓮，適陳，生三男四女。

慈母生五男四女，次第成立，男婚女嫁，於今內外孫曾繁衍已數十人，枝榮葉茂，瓜瓞綿延，爲識者所豔稱，其中學行優異，資質秉賦，堪稱俊彥者，亦有多人，是皆慈母血胤，一脈相傳，而慈母之懿行淑德，潛移默化，與篤信宗教，一心向善之精誠，應有優生遺傳之基因，故慈母之恩，昊天罔極。

慈母外家，乃北臺名門壯族，子孫繁茂，同胞四男九女，慈母居長。大舅清枝先生，日據時代創設台北鐵工所，規模宏大，聲播遐邇。二舅銓先生，爲美都麗戲院主人，早已逝世。三舅元，四舅火鍊，服務社會，俱著佳績，現已退休，

生活逸豫。慈母諸妹，皆日據時代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，悉皆閨中雋秀，相夫教子，俱有懿稱，而百子千孫，丁財兩旺，其中有學術權威，商場翹楚。外祖父所遺留博愛路漢口街口之四層樓房，在當年日人盤據市中心繁盛地帶時期，此屋獨立其間，足爲台民揚眉吐氣，蓋亦民族自尊之潛在意識也。

母獨力支撑家計，撫育弟妹，艱難困苦之情，雖爲玉樹所知，然玉樹在東京亦處於奮勉掙扎之中，眼見老母之劬勞，亦無以爲助，徒喚奈何。遠在異域，魂牽夢縈，惟慈母之是念，內心經常奮自勵，總盼有一天報答親恩，改換高氏門庭，故堅忍自持，茹苦自甘，勇往邁進不敢稍輟。

太平洋戰事發生後，台灣日本間交通，因盟軍飛機及潛艇之海空合擊，已告中斷。時在民國三十四年一月，先父清河公在台逝世，年五十四，玉樹接到噩耗，雖哀痛逾恒，然無法作歸計，祇有設法匯款回家，辦理喪事。時諸弟皆已成長，各有生業，家庭環境已漸順利，私衷稍安。

宗教信仰一片精誠

民國三十四年秋，日本投降，其初半年，我國尙未派遣駐日代表團，玉樹因主持僑民自治及遣送僑胞回國，無法南歸，延至三十六年，方離東京回台。違離多年，重依老母膝下，興奮歡娛之情可知，而慈母見兒媳兩孫，欣喜異常，撫抱照顧，無微不至。慈母以高齡否極而泰，一家重聚，樂敍天倫，從此虔心禮神拜佛，祈佑平安，

無論寒暑晴雨，從無間斷，必至神前上香誦經禮拜，同時，賙濟貧苦，樂善好施。

慈母自先父棄養，而家道已見中興，宗教信仰愈為精誠，開始遍訪台北近郊寺廟，尤其行天宮、指南宮等，每日必至，同參同拜者，率多家主婦，市井老嫗，慈母溫良恭儉，相處皆歡樂無間。三十餘年來，不但生活極其平易，每日進出，多為步行，萬不得已，方乘公共汽車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家人阻之不可，而慈母生性仁慈，宅心忠厚，每見貧苦疾病，特為憐恤，將子女敬奉之零用錢，除保留少數作個人用途外，皆布施于人，或捐獻廟宇作上香添油之資。其善行德意，為人所稱道，所結交之同參信眾，家庭主婦甚夥，而皆對慈母非常尊敬，故玉樹及子孫輩，無不以賢母為榮。

慈母積近四十年之虔誠拜佛，往返步行，持之以恒，而信心愈堅，其體力健康狀況，至為驚人，以九十高齡，耳聰目明，五官靈敏，血壓心臟，皆極正常，尤其視力，逝世前猶自己縫製衣裳，不假人手。木柵指南宮高坡，石階千餘級，慈母獨來獨往，拒絕攬扶，拾級而登，其速度非一般婦人所能及，有時上下午來往兩次，毫無倦意。據醫師云，慈母健康可與六十歲人相比擬，而精神健旺，腦力毫無退化跡象，如此高齡之健康情況，實屬罕見。今年二月，慈母九十壽慶，來賓一致驚異，慈母常說，一百歲應無問題，玉樹以下諸孫曾，亦無不堅信不移，嗚呼，孰意慈母堅強之生命，乃遽為公車所奪，豈不痛哉。

中黨提名候選人競選，而膺選台北市長，當時之激烈情況，可謂史無前例，其間慈母自晨至昏，遍拜各廟，跪膝叩首，唯求平安，非關勝敗。當選後，凡平民負屈無依，慈母常替解困，玉樹深信，在無政黨組織作為背景，而卒能以多票當選，其重要因素，實為賢母平素仁德感人，而獲瓊瑤之報也。

慈母仍一如故常，平明即起，至行天宮或指南宮，上香講經，並為打掃殿宇，執事服務如故，其謙抑、勤儉、仁慈、堅毅之美德，筆難盡書。

玉樹凜於母訓，在台北市崗位前後十一年，履任初期，由於競選期中，難免有所嫌怨所形成之艱難困頓，而卒能堅忍自勵，克服難關，稍能有所成就者，坦率自承，胥出於少年時期得自慈母之啟發感化，而尤當刻骨銘心，永念不忘者，先總統蔣公栽培訓示之宏恩，故玉樹肝腦塗地，不顧一切，為台北市建設，盡瘁服務，其力量之源

泉，端在乎此。慈母因信奉天公上帝，以九十高齡，付出生命代價，為紊亂之台北市交通秩序而犧牲，玉樹闔家悲天搶地，哀號無從，但仍願台北市之交通秩序，能從此獲得整頓，實事求是，竭力改善，使台北市幾百萬生命，從此而有安全保障，則先慈之逝，庶幾如吳鳳之紅衣，止番人之殺戮，先慈九原有靈，亦必瞑目而無遺憾矣。

嗚呼！慈母以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一時三刻，遞升西歸，玉樹全家頓失所恃，哀痛之情，無可名狀，匍匐叩首，惟祈在天之靈永遠安息。

### 交通秩序生命代價

玉樹當選台北市長後，遷居徐州路市長官舍

# 隆重出版 拉丁美洲見聞

劉昌博教授著

歡迎購閱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粉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一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二)瓜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三)關公在薩爾瓦多。(四)百萬美金的支票（尼加拉瓜暴富記）(五)女兒國男人逃婚（宏都拉斯見聞）(六)美人窩失眠記（哥斯達黎加的魔影）(七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八)波哥大歷險記。(九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十)一家烤肉萬家香（巴拉圭夜不閉戶）(十一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十二)聖保羅的僑情。(十三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十四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十五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十六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（多明尼加風情畫）(十七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十八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、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高玉樹「我的母親」插圖



(上圖)高太太(左)八十壽辰時嚴副總統家淦(中)親臨致賀，右為高玉樹市長。(下右)高太太(中)八十五歲時前往維也納探親與四孫高成城夫婦(右、左)及曾孫高炳弘合影。(下左)高太太五十三年前與三公子高玉順(現任北市體育會常務理事)合影。

